

## 中国乡情村史馆的定义、问题与发展<sup>①</sup>

黄 洋<sup>②</sup>

Huang Yang

### 内容摘要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重视乡村文化的复兴，留住乡愁、留住乡村记忆。在此政策背景下，乡情村史馆的建设如火如荼。乡情村史馆是为乡村发展服务，收藏、保护、传播乡村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等文化记忆，并进行关于乡村过去和未来的思辨对话的空间。然而，目前乡情村史馆的建设，定位不清晰，名不副实；建设主体多元，建设运营无法有效平衡协调；物的支撑不够，研究基础不扎实，展示形式欠缺；功能尚未有效发挥，良莠不齐。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找准定位，强化基层政府在乡情村史馆建设中的引领作用；个性化发展，深入挖掘地方特色；加强多向交流与合作，将服务“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相结合，提升乡情村史馆的知名度；进一步发挥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作用。

### 关键词

村史馆 乡村方志馆 社区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 乡村振兴 乡村记忆

### Abstrac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points out t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vival of rural culture and retain nostalgia and rural memory. Based on this policy background, the construction of Nostalgia Rural History Museum has ushered in vigorous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o serving rural development, collecting, protecting and disseminating cultural memories such as rural materi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the Nostalgia Rural History Museum is also a space for speculative dialogue about the past and future of rural areas. However, at present, th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ostalgia Rural History Museum including the positioning is not clear and unworthy of the name; the diversified construction subjects, lead to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can not effectively balance and coordinate; the material support is not enough, the research foundation is not solid, and the display form is lacking; the function has not been effectively played, and the quality of it varies greatly. In the face of these problems, we should find the right position and give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ostalgia Rural History Museum; realize personalized development and deeply dig local characteristics; strengthen multi-directional exchanges

<sup>①</sup> 本文为江苏省文物科研课题“江苏省博物馆管理运营创新模式研究”阶段成果。

<sup>②</sup> 黄洋，男，1988年生，河南漯河人，博士，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博物馆学。

and cooperation, and combine internship services with "local residents" and "foreign tourists", enhance the popularity of the Nostalgia Rural History Museum; give further play to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promoting the all-round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 Key words

Rural History Museum Rural Local Chronicles Museum Community Museum Ecological Museum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Memory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出台了许多有关乡村建设的政策理论。2018年1月2日,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2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提出“加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繁荣发展乡村文化”。2018年3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同时,也要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乡村地区建设博物馆、展示馆、方志馆,法定名称的表述在中央部委各文件中有所不同。2017年,《方志馆建设规定(试行)》使用“乡镇(街道)、村(社区)方志馆”;2021年,《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使用“乡情村史馆”。各地方在实践过程中也不相同,2016年,吉林省启动了“吉林印记——乡村博物馆”项目建设;2019年始,北京推进“乡情村史陈列室”建设;2020年,《西安市村史馆建设指导性意见(试行)》使用“村史馆”;2021年,《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行动计划(2021—2025年)》提出“建设乡村博物馆(展示馆)1000家”。可见,前置定语有“村史、方志、乡情、乡村”,后缀有“博物馆、展示馆、陈列室”,自由组合,尚未统一。为方便研究,本文采用前置定语更为全面、后缀更为宽泛的“乡情村史馆”说法。

## 一、乡情村史馆的定义演变述略

### （一）国际上乡情村史馆的相关研究

国际上较早对乡情村史馆进行相关定义的是日本的“乡土博物馆”。20世纪30年代，日本提倡的“乡土博物馆”是在地域等级上严格控制在市町村一级，在收藏和展示内容方面具有综合性的博物馆<sup>①</sup>。以教育为博物馆职能的核心，“乡土”概念更多的是作为整体国家体系中的一个基层地域范围。随着对特定生活范围内所形成的人生观和生活态度的强调，乡土博物馆不仅重视培养大众的“爱乡心”<sup>②</sup>，还突出了在培养“知识者”的基础上培养“生活者”<sup>③</sup>的必要性。强调实现地域内人际和社会的再生，培育市民自理能力的“地域博物馆学”理念的提出则跳脱了棚桥源太郎的知识普及性框架，追求通过展览、教育活动等方式解决地域社会问题的目的。同时，新博物馆学也促使了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反思，即要求当下的乡土博物馆重新审视隐藏在其所打造出的“自我”图景背后的各式权力关系<sup>④</sup>。

现今国际的乡情村史馆研究更多是与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民俗博物馆相联系。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开始反思并思考如何消除工业化带来的环境破坏、农村的空心化，以及统一化下造成的文化多样性流失的负面影响。在此大背景下，兴起了新博物馆学运动，同时产生了社区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的概念。

1967年，第一座以社区命名的博物馆——安娜考斯提亚社区博物馆（Anacostia Community Museum）在美国华盛顿诞生。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学习的场所，以解决社区中的五大社会问题<sup>⑤</sup>。之后的社区博物馆也以展示街区、乡村或社

① [日]棚桥源太郎：《郷土博物館》，刀江书院，1932年版，第13～14页。

② [日]加藤有次：《博物館學総論》，雄山阁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110页。

③ [日]伊藤寿朗：《市民のなかの博物館》，吉川弘文馆，2011年版，第158～162页。

④ [日]福田珠己：《地域を展示する - 地理学における地域博物館論の展開》，《人文地理》，1997年第5期。

⑤ 吕建昌、严啸：《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姊妹馆——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辨析》，《东南文化》，2013年第1期。

区文化为重心。发展至今日，社区博物馆更倾向于传统博物馆发挥其在社区中的服务功能，希望为在一定区域内的共同体服务，为城市和乡村范围内一个社区中的居民提供服务。

生态博物馆是以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法国中央政府开始投资一项以振兴法国乡村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为宗旨的“地方自然公园”（Regional Nature Parks）计划作为祈愿。公园中的若干座博物馆开始尝试着把人与自然环境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加以保护和展示，并且由当地居民直接管理。1971 年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第九届大会上学者提出将“遗产与环境联系在一起”，后提出了“生态博物馆”一词，强调保护居民在保护环境和维护与之相关的文化遗产的责任<sup>①</sup>。从对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的溯源中可看出，两者都是为了减小工业化、城市化的负面影响，阻止多样文化的流失，希望用博物馆的方式保护乡村文化，这样的概念和方式在我国建设博物馆的过程中被引用。

20 世纪 70 年代后，《关于历史性小城镇保护的国际研讨会的决议》（1975）、《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华盛顿宪章）》（1987）、《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建议》（1989）、《新都市主义宪章》（1996）、《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1999）等国际法规政策相继出台。这些文件中虽然都表达了应该建立博物馆来保护日益衰落的乡村文化，但并未提出正式的名词。

## （二）中国乡情村史馆的发展

中国关于在乡村地区建设博物馆的实验和建设比引入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概念要早得多，且产生的原因与西方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并不相同。1927 年，卢作孚在北碚进行乡村现代建设实验时，认为建设农村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而在农村问题中要解决农村的文化问题，博物馆是开启民智的措施之一，这是内忧外患局面下建设乡村博物馆的目的<sup>②</sup>。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博物馆学习苏联建立地志性博物馆。1951 年的《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指出要以当地的自然资源（包括地理、民族、生物、资源等）、历史发展（包括革命史）、民主建设（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

<sup>①</sup> 吕建昌、严啸：《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姊妹馆——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辨析》，《东南文化》，2013 年第 1 期。

<sup>②</sup> 张文立：《卢作孚与中国早期社区博物馆实践》，《博物院》，2018 年第 3 期。

面的建设成就)三部分为陈列内容,使之与地方密切结合。开始的地志性博物馆主要是省级行政区域,难以实现乡村地区的精确文化需求。1958年,文化部《文物、博物馆事业五年发展纲要》中提到“做到县县有博物馆,社社办展览室,全国形成博物馆网”。这一文件将地志性博物馆范围缩小到县和社,乡村地区掀起办展览室的热潮,但不久之后因特殊原因而逐渐衰落。这些博物馆建设都是自上而下进行,虽然地理范围在乡村地区,但内容上难以与乡村实际需要结合。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生态博物馆”概念被译介到中国<sup>①</sup>。1986年,有学者认为“乡村博物馆应该成为社区的中心”<sup>②</sup>,正式提出乡村博物馆这一名词。1998年,国内运用生态博物馆的概念与挪威博物馆学专家合作,在贵州梭嘎建立了第一座苗族生态博物馆。此后,云南、内蒙古、沈阳、安吉等地相继开展生态博物馆实验。

进入21世纪,随着国际博物馆界再度开始重视博物馆的社会参与性,国内为解决乡村空心化、乡村文化萎缩、人才流失等问题,也将社区博物馆的观念引入传统博物馆的发展中,希望通过乡村博物馆让居民成为乡村文化的继承者和守护者,与乡村文化密切联系。直到现今,在引入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的概念后,学者们将案例、功能相似的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约等于乡村博物馆,希望用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的概念解决保护乡村文化问题,将两者与乡村博物馆放在一起讨论研究。如杜辉将乡村博物馆拆分为“乡村”和“博物馆化”两个词汇进行研究,并将乡村博物馆与能满足乡村文化实际需要的“实现原生环境保护的生态博物馆”和“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社区博物馆”放在一起进行研究<sup>③</sup>。也有学者提出“把古庙变成乡村博物馆”<sup>④</sup>。

## 二、乡情村史馆概念辨析

纵观各种定义,普遍都包含了几个元素,即时间的延续——历时性,一定的区域空间——乡村,传承主体——当地村民,同时强调乡村记忆的传承和种类的多样。上述

① 安来顺:《一种以社区为核心的开放型博物馆——国际生态博物馆40年探索》,《中国文化遗产》,2011年第6期。

② 贺文讯:《乡村博物馆应该成为社区中心》,《中国博物馆通讯》,1986年第12期。

③ 杜辉:《在国家叙事与地方叙事之间——英国北约克郡乡村博物馆实践》,《东南文化》,2017年第6期。

④ 李成喜、郭连星:《把古庙办成乡村博物馆》,《光明日报》,2001年11月28日第B01版。

名称虽五花八门，但其本质相同，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 （一）“活”在当下、为居民服务

“乡村博物馆是在传统村落中反映乡村自然历史民俗的博物馆，整体保护乡村传统文化和自然环境，它是由乡村社区居民自主来做而不是由专业管理者建立和管理的博物馆”<sup>①</sup>，其保存和保护的物质或非物质遗产还“活”在当下，这与村落的性质是一致的。乡村博物馆不仅仅是为了记录乡村不同于城市的风光与民俗，更是要与当地居民产生联系，让当地居民对其产生情感上的认同，并且推动当地的独特民俗继续在这个村落发展延续下去。乡村博物馆的建设能让村民从博物馆中获得“自我认知”，了解乡村文化的优势，从而珍视这一文化资源<sup>②</sup>。这类观点希望用博物馆的方式，让居民在乡村博物馆中有所获益，然后成为延续乡村文化的力量。

### （二）展示、记录场所

王玮等认为乡村博物馆是在我国乡村地区建设的，以展示传播乡村发展中形成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的场馆<sup>③</sup>。刘凤桂同样认为“乡村博物馆就是以—一个特定乡村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为基本素材的博物馆，包括乡村的农耕文化、生态文化和民俗文化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sup>④</sup>。杜韵红认为乡村博物馆“将传统民居、故事传说、节日习俗、民间信仰等集中于一个场域之中，通过物品、文本、声音、图像等媒介的混合表达，构建起一个综合性的乡村文化表征体系”<sup>⑤</sup>。李志芳偏向于乡村博物馆是乡村民俗文化展示馆<sup>⑥</sup>。虽然乡情村史馆应该承担乡村发展、关照社会的任务，但在建设方式上更偏向于展示乡村生活。

① 徐欣云：《乡村博物馆的界定及社会价值研究》，见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2016年“博物馆的社会价值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6年版，第7页。

② 杨樛：《乡村博物馆：为时代留住乡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6月3日第7版。

③ 王玮、季晨、黄洋：《复兴乡村文化 实现乡村振兴》，《中国文物报》，2018年4月24日第5版。

④ 刘凤桂：《关于创建乡村博物馆的思考》，《江苏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三届二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版，第175～180页。

⑤ 杜韵红：《新博物馆学视野下乡村博物馆的和顺实践》，《文化遗产》，2021年第1期。

⑥ 李志芳：《布加勒斯特的乡村博物馆》，《当代世界》，1988年第5期。

政府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将我国传统优秀的农耕文化保存并传承，继续发挥其教化作用，这是催生建设乡情村史馆热潮的背景。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强调中国要美，则农村必须美，美丽中国要靠美丽乡村打基础；强调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发展的道路，重视乡土味道，展现村居魅力，记得住邻里温情，留得住绿水青山，记得住乡愁。乡情村史馆就是乡愁的具象化体现，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老宅、民俗这些乡村记忆不断消失，乡情村史馆能为这些乡村记忆留下一席之地。

总之，乡情村史馆为人民群众的乡愁开辟记忆空间，留住多样化的时间记忆，打造共同的城镇文化生活与精神，增强城镇的凝聚力。总体上应具备四个方面的功能。一是收藏乡村记忆，通过方志、族谱、民俗实物让村民产生“身份认同”。二是展示乡村发展历史与建设成果。三是教育村民，开启民智。为村民提供文化服务，成为乡村的文化中心。四是引发村民情感共鸣，共建家园。村民成为建设乡情村史馆的文化主权人，以及乡村文化的守护者、传承者。成为村民与文化生态之间的桥梁，引导村民积极参与乡村文化生态保护。

综上，乡情村史馆是为乡村发展服务，收藏、保护、传播乡村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等文化记忆，并进行关于乡村过去和未来的思辨对话的空间。

### 三、乡情村史馆的现状与问题

#### （一）定位不清晰，名不副实

从上述定义的讨论可以看出，虽然实践案例丰富，但目前学界对于乡情村史馆的定义与系统研究尚未形成权威统一的认识。各地的乡情村史馆建设比例不平衡、专业水平不高，很多馆的建设初衷是响应政策，或是随波逐流，将实惠的文化工程变成了“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对拟建馆没有严格规范地进行可行性论证，未形成制度，导致建设完成后名不副实。政府支持政策的“缺位”更使得乡情村史馆囿于其特殊性及其不成熟性，无法明确自身的定位。

## （二）建设主体多元，“只生不养”

乡情村史馆的资金来源、建设部门、运营方式等情况复杂，这也导致了建设运营的相关问题。

从资金来源来说，一是乡村自己出资建设。二是乡村自筹资金为主，区县、乡镇资金辅助，或者申请中央、省级的资金支持。三是完全由中央、省级、地市、区县、乡镇资金支持。四是引入社会力量，由企业或私人出资建设。

从建设部门来说，一是乡村行政机构主导。二是中央、省级、地市、区县主导，但具体资金来源五花八门，有宣传、文化文物、农业、地方志、民政等部门，这些建设部门在完工后一般都是移交乡村行政机构管理。

从运营方式来说，首先，建设主体与未来运营主体可能相同；或者不同，建设主体工作完成后将馆交付于运营主体，为交钥匙工程。其次，运营资金来源复杂，或全靠财政资金支持，或部分、全部引入社会力量。对于运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运营资金的稳定性直接影响乡情村史馆的持续性发展。目前的问题是政府有资金建设，但后续的人员、水电等开放资金落实不到位，政府“只生不养”，甚至一些馆开馆后即闭馆。二是乡情村史馆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因此存在着主管部门与业务指导部门两条线的风险。

## （三）文化支撑不足，千馆一面

第一，“物”的支撑不够。乡情村史馆区别于地方志、村史书籍等最大的特点就是靠“物”说话。志书、家谱、年鉴等都是乡村记忆的物证，乡情村史馆就是要让“物”活起来。但有些馆并不是基于“物”的深厚积累产生建馆需求，而是为了响应政策，仓促筹备，临时抱佛脚征集“物”。

第二，研究基础不扎实。乡情村史馆并没有真正做好村镇史志和族群谱牒的编纂和利用工作，导致馆的建设没有夯实基础，在挖掘和传承上都有问题。基层缺乏专业研究人员，口述史等前期调研工作不扎实，整体上对于“物”的解读不够，并没有将“物”所蕴含的历史、民俗文化等信息展示给观众。展示内容逻辑不清晰，没有完整故事线。

第三，展示形式欠缺。乡情村史馆多由名人故居、普通民居、祠堂等建筑改造。此类空间往往房间多，每间面积较小，本身并不具备使用大型场景复原或多媒体设备的



条件，再加上资金紧张，因此多以传统的图文展板为主要方式，辅助小型场景等，总体上展示形式不具有吸引力。很多乡情村史馆并未从观众需求角度考虑展陈，单一化的展览导致参观率不高，缺少稳定的观众群。

总之，乡情村史馆承载内容之乡村文化景观面临同质化和被破坏的危险，松散的管理体制以及敷衍的内涵建设无法避免“千馆一面”的出现。

#### （四）功能发挥欠佳，良莠不齐

从乡情村史馆的功能来看，各馆都浅尝辄止。一是常态化开放有一定困难。人员上，乡情村史馆缺少专职人员，大多由乡村干部兼职，而且一人多职，既是馆长，又是讲解员。时间上，绝大多数并不能保证常态化“朝九晚五”开放，一年的开放天数也不能保证。二是教育功能弱化。由于缺乏专职的教育人员，很多馆都是仅仅做到开门迎客，针对团队参观人群可能还提供讲解服务，但缺少更广泛优质的公共服务。三是大多数馆忽略了其核心服务目标——原居地居民。由于馆的展览几乎不更换，居民再度参观的兴致不高。针对乡村居民，各馆从未设置相应的活动，导致乡情村史馆和当地居民产生一定的距离感。

### 四、乡情村史馆发展策略

随着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乡情村史馆的建设会越来越多，这就需要不断规范并可持续地稳定发展。

第一，找准定位，发挥基层政府在乡情村史馆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协调建设和后期运营，依据自身情况，在当地政府指导下，制订明确可行的运营措施，分别制订短期和长期发展规划。除去政府支持的资金外，乡情村史馆要自我“造血”，收取门票、委托第三方运营、设立基金会等皆可，以保障乡情村史馆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个性化发展，深入挖掘地方特色。2015年8月25日，国务院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将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组织编纂工作列为主要任务之一。2015年，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中国名镇志文化工

程实施方案》，并于2019年进行了修订。名村志、名镇志的成果对传承文脉，凸显地方特色，抢救和保存传统文化、乡土文化、民俗文化，展示村镇发展脉络，服务乡村振兴战略都意义重大。这些志书的编纂成果是乡情村史馆的有力学术支撑，要充分吸收。持续改进充实展览内容，尤其要完善关于馆内展品的介绍，增强内在逻辑性和条理性；提升形式设计水平，可加强与当地文化的联系。要重视并主动寻求观众的反馈，了解观众的喜好与需求，针对不同观众开展分众教育。

第三，加强多向的交流与合作，将服务“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相结合，提升馆的知名度。乡情村史馆可以通过开通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宣传自身展览，既能扩大知名度、吸引更多观众参观，又提升了服务水平。同时，也要依托旅游带来更多参观者。在旅游经济中，村民缺乏对自身文化的认识，从而无意识地让渡文化权利以至于不能成为文化景观的真正拥有者和文化解释者。只有“在地人”及村民开始认同自己的乡村，爱惜本地的文化遗产，宽心地对待生命与生活，具足生活环境博物馆的氛围，才能吸引“外地人”的造访<sup>①</sup>。

## 五、余论：更加重视保存乡村记忆

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乡村振兴也是全面的振兴。看待村镇问题，不能只关注经济，独有的乡村文化才是乡村的“根”，文化复兴了，才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而提到乡村文化的复兴就必然要谈到乡村记忆的问题。

乡村记忆具有基本载体，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仪式、器物、古民居、风俗习惯等都是乡村记忆的载体。它不仅包含抽象意义上的符码、空间等外在形态，还涵括了具体的、实践的仪式和建筑等客观实在物。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央针对乡村发展遇到瓶颈的现状提出了留住“乡愁”以及保存“乡村记忆”的政策，是希望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仅是实现经济的复兴，更重要的是实现乡村文化乃至于中华文脉的复兴。

乡村记忆是研讨乡村社会的重要方面，对乡村记忆传承的研究不仅能够反映出乡

<sup>①</sup> 黄如足、管幸生：《台湾地方文化馆之发展历程研究》，《设计研究》，2005年第5期。

村社会的变迁，而且是将国内外集体记忆理论与我国的社会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重要途径。乡村记忆的保留与传承不仅能够让村民在日益变迁的社会中增强归属感，同时也是为了在城镇化进程中更好地推进农村的发展，实现传统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两不误，缩小城乡差距。

乡情村史馆是留住乡村记忆的重要空间，对乡村文化复兴从而全面振兴乡村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乡村的发展，乡情村史馆肯定会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出现更复杂的问题，未来值得更深入思考和研究。

（本文写作过程中，南京师范大学王雯同学帮助搜集了部分资料，谨表谢意！）